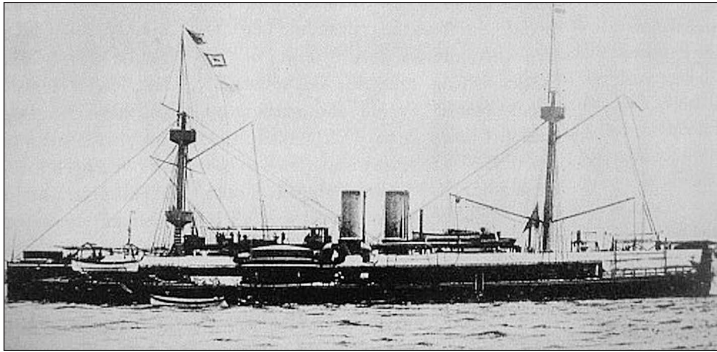


在日本福岡感受定远舰

萨 苏



北洋水师定远号战舰

北洋舰队是清末建立的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1888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成立,舰艇总数达到50多艘,排水量4万多吨。此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已经排在世界第七、亚洲之首。然而,由于清廷的腐败没落,这支中国海军引以为自豪的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电影《甲午风云》描述的就是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发生的大东沟海战。

已经两个甲午过去了,北洋舰队早已成为人们记忆背后的一点烟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在日本一处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方,依然保存着这支舰队深深的痕迹,这就是位于日本福岡的定远馆。

定远馆,位于福岡市太宰府,是一座带有庭院的单层别墅,看上去已经颇为破败。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其建筑材料大多来源于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装甲舰。

定远舰,和其姊妹舰镇远舰为德国制造的改进萨克森级装甲舰,也是北洋水师战斗力最强的战舰。日本海军曾对其十分忌惮,甚至在儿童中都推广沉重致远、镇远的游戏。定远舰和镇远舰在大东沟海战中作为北洋水师主力曾殊死奋战。尽管此战北洋舰队损失很重,但是日军始终对定远和镇远这两艘铁甲髯舰无可奈何。混战中,定远和镇远的305毫米重炮接连命中日军旗舰松岛,使其遭到重创,日军舰队不得不率先退出战场。然而,定远舰的英勇战斗无法挽回整个战局。1895年2月4日,定远舰在威海卫遭日军鱼雷艇偷杀重伤搁浅。不久,北洋水师战败,定远舰管带刘

抬起,仿佛遭到了刑笞。当地人说,不但喝了酒不可以进定远馆,穿着不整也不可以,因为定远本来是军舰,军规不许喝酒,也不许服装不整。如果违反,就会腰痛腿痛。

作者记录了这些以后感慨道:定远舰当初负伤伤亡的官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都是和敌人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身后,有如此怨骂的传说,不是正常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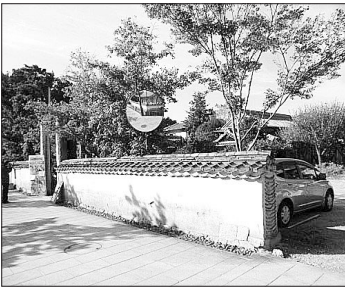
小野隆介死后,他的后代设立了灵位,称“为那些尽管是敌人,但是只要不葬身鱼腹就开炮不止,对国家忠诚勇敢的官兵们的冥福而祈祷”。

可是,这样一座建筑,如今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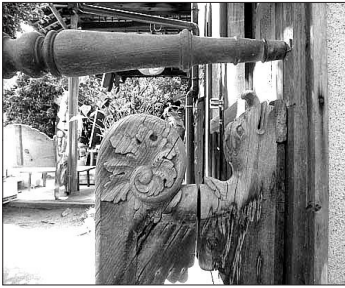
在毛先生多次停车询问后,终于有个白发巍巍的老太太想起了这个地方。从太宰府正门牌坊向南转,其实,只要走几百步就可以看到这座带着院子的小房子了,低矮的泥墙完全挡不住外面的视线,只有两扇大门触目惊心。

它的大门,是用定远号的舱壁装甲制成的,战斗中被炮弹洞穿的地方狰狞依旧。整整三十小时,笔者徜徉在这座已经破败的建筑之中,感触无法言喻。定远舰,看起来已经和周围那些破落的百年老房子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仔细看去,却发现定远舰留下的痕迹依然无比清晰。这座建筑的主要木质材料来自定远舰上拆下的舱壁和甲板,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大都完好无损,可以想象当年这艘战舰是何等的坚固。

按照日本传统的建筑格局,定远馆的地板高于地面约半米,外侧的护栏,是定远舰长艇所用的护栏。这样的船架,在定远馆一共保留了四根,其中一根已经



定远馆



定远舰护栏上的海兽



定远馆门庭立柱和横梁

走进“中世纪古城”普罗万

新华社记者 尚 棚

从热闹繁华的法国首都巴黎出发,向东南行驶80余公里,经过葱郁的森林和广袤的田野,便可到达散发着安宁质朴气息的“中世纪古城”——普罗万。曾经的欧洲商业重镇,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正在用它的一砖一瓦、一人一景为人们讲述着中世纪的故事。

来到古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巍然矗立的城门以及绵延2公里的城墙。进入古城,整齐的道路两旁是一幢幢颇具特色的砖石结构房屋,悬挂在墙体上的“年龄标志”证明了这些建筑的确年代久远,让人难以相信与历史的距离如此接近。

古城中,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贸易集散地”、“地下城市”、“恺撒塔”等古迹或呈现普罗万昔日作为法国乃至欧洲著名商业城市的风采,或介绍普罗万从13世纪开始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的城市建设和防御体系,古城当年的繁华盛景仿佛呈现在人们眼前。每年春季至秋季,来到普罗

万的游客还能在古城中亲身参与有关中世纪的演出活动。2010年,普罗万旅游局为游客们准备了许多场关于骑士和放鹰人生活的情景表演。

坐在普罗万古城的城墙下,听着马蹄声在耳边回响,看着雄鹰在头顶盘旋,观众们的思绪似乎回到了近10个世纪前的时空。正如情景表演《骑士传说》的编导和主演洛朗·奥杜罗所言:“我们的演出就是要通过生动的画面告诉人们中世纪发生的一些故事,进而帮助人们对中世纪的文化有所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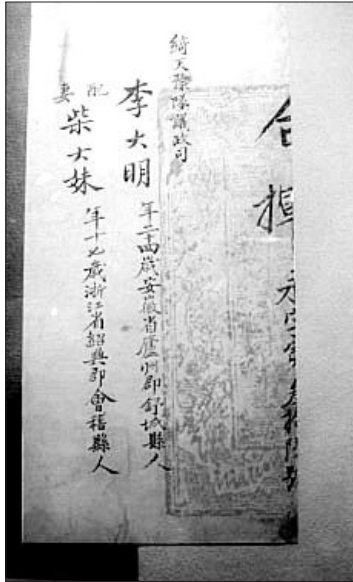
普罗万旅游局局长让·弗朗索瓦·罗班说,自2001年12月普罗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这座古城就担负起了宣传中世纪文化的使命。“每一天,我们都要通过各种形式给人们讲述关于中世纪的知识,解释中世纪的文化遗产。欢迎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走进普罗万,走近中世纪。”

滇越铁路百年纪念展举办

本报讯 今年是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为了让人们对滇越铁路的历史有所了解,云南铁路博物馆从3月28日起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展览活动。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展览以“百年沧桑滇越铁路”为主题,内容包括滇越铁路相关的史实资料、馆藏文物、文献、百年老仪器和老设备,还包括最具有代表性的窄轨铁路客车等。为了能让参观者更全面地了解滇越铁路,展览期间还展出了一些平日很少与大众见面的藏品。

(陈城文)



合挥(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其统治区域,人们的葬礼、婚俗、庆寿活动乃至日常交往方式,都较同时代的清王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太平天国政权和传统势力在人生礼俗上的一次较量。太平天国在婚丧礼仪方面明确表示要革除清朝“妖礼”,那么,用什么样的新礼俗去取而代之就变得引人注目了。

婚礼用度

太平天国的早期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婚娶”喜事的费用“俱用国库”,“不得多用一钱”,这是实践“天下婚姻不论财”的一个具体步骤。太平天国忠王部的洋将、英国人呤俐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太平天国时期,这样的婚俗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施了。他说:“各种异教俗礼全被废弃。男女从未谋面即行结婚的旧俗,选择吉日的迷信,以及致送聘金等等全被革除净尽。”

太平天国的婚俗制度

黄 晨

婚礼程序

太平天国节俭的婚事是由两司马操办的,仪式的重要部分离不开“祭告天父上圣帝”。婚礼上的“祭告”吉事仪式有这样一个奏章: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女△△△迎亲嫁娶,虔具小子△△△

祖饌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请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女△△△家中吉庆,万事胜意。托教世界

主天兄那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在当事人履行完这个简单的祭告仪式时,历来被人们视为人生莫大喜事的婚礼也就结束了。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这样记载:“我曾经多次见到太平天国所举行的婚礼,我可以说,除了不用指环以外,其他一切仪式都跟英国礼拜堂中的婚礼无异。新人同赴礼拜堂(即“天厅”,每个村或管轄25家的两司马的官署内均设有天厅,至于官长则在自己的天厅里举行婚礼),教士为之祈祷,并严格审查新娘新郎的教理,再联合新人的右手,双方彼此接受了之后,教士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之祝福,宣告婚礼结束。”

合挥

太平天国时期,新郎新娘在婚礼举行前必须一同前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向当地政府领取专门的“票签”,这就是“合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结婚证书。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向记者们讲述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他满怀深情地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这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虽然没有《富春山居图》那么大的名气,可是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生动。

1979年国庆前夕,我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陪同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接待了来自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海因希里·格哈德·弗兰茨教授。

弗兰茨教授是应文化部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国通史陈列》。在贵宾室喝茶话别时,他拿出了自己刚刚出版的《中国塔及零塔婆》等书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留念。史先生接过图书立即翻阅起来,很快显示了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底。他看到其中的一幅照片时露出激动的目光,指着图片告诉弗兰茨教授:这是原存山西朔县崇福寺的一座石塔,原塔是有塔刹的,这张照片缺少了塔刹部分。弗兰茨教授连连点头回忆史先生说:“这是去台湾参观时得到的照片,我也推测塔顶原来应有一个塔刹。”

那么塔刹和塔身是怎么分离的呢?首先还是要从这座石塔的重要价值讲起。根据塔上的题记得知,它造于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造塔人名曹天度,在朝廷为官。当时正值北魏皇室倾心倡导佛教,着力开凿云岗石窟。受大气候的影响,曹天度为超度去世的父亲和儿子,便修造了这座石塔。塔呈方形,高约2米,分为9层,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各层之间

有仿木构的瓦垄屋檐。每层都用浮雕的手法雕刻了100多尊佛坐像。底座雕有莲花、宝珠,护法吼狮,供养人像和造塔题铭等。雕刻技法娴熟,人物比例适度,整座石塔堪称精致,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再者,我国公元5世纪以前的佛塔存量甚少,这件既精致又完整的佛塔自然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佛教、

佛教艺术和造塔史、社会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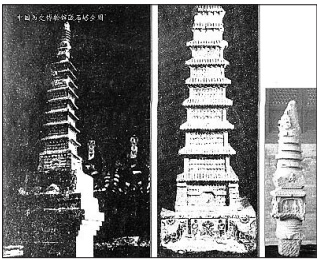
也正因为此塔是件重要文物,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遭受了被劫掠的厄运,侵略者命令将它从山西崇福寺弥陀殿内取出,装箱运往日本。由于塔刹、塔身和塔座是分段雕造的,一位参加装箱的中国工作人员出于爱国热忱,

未将塔刹装入箱中,而是设法藏了起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中国归还了在侵略期间劫掠的文物,这座珍贵的石塔也回到了华夏大地,但未回故里。新中国成立前夕,它又连同大批珍宝被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而那件当年被留下来的塔刹,现今妥善地保存在山西朔县文管所。一件千年石塔,经历人间沧桑,不幸身顶异处,我们是多么希望它们能早日璧合,重现当年的完整风采呀!

最后,还有一件趣事。1964年甘肃酒泉的一位农民挖土时发现一座石塔,随即捐献给了国家。这座石塔也造于北魏时期,约晚于曹天度塔30年,其塔形和铭文字体均与曹天度塔较相近,造塔人为曹天护。有

关人员经多方研究,判断曹天护和曹天度“似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可认为他们是同一家族中人甚至是兄弟”。若此判断无误的话,那曹天度石塔岂不是也多了一个兄弟,又多了一份盼望团聚的兄弟情。

(作者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第一代解说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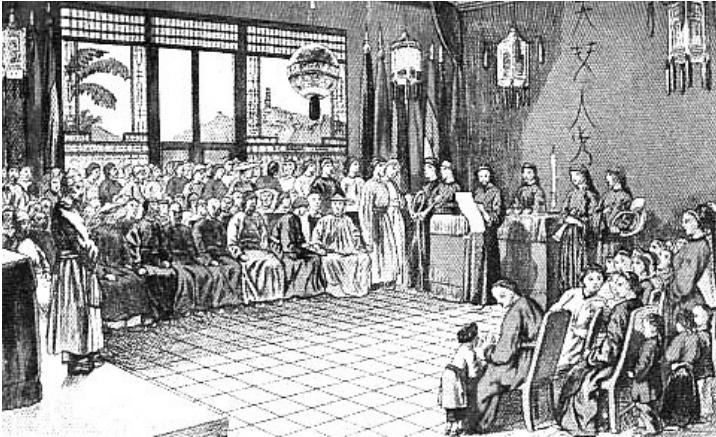


70年前的山西 塔身 塔刹 崇福寺石塔图

方基督教中的禁欲主义也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是当时军事战争的需要。金田团营时,拜上帝会皆全家加入起义行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环境下,为了行军作战的便利,就有必要暂时解散家庭,实行男女分营的政策。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于下半年颁布了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对婚姻家庭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正式废除了买卖婚姻。1855年1月,太平天国改变了起义初期男女分营而居、不到礼拜日不准夫妇同居的规定,恢复家庭制度,对结婚者实行婚姻登记,发给结婚证书,即“合挥”。

虽然,太平天国颁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结婚证书,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向前迈了大大的一步,但是,社会习俗的变迁远要比政权的更迭慢很多。事实上,在太平天国统治薄弱的地区,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内部以及太平天国统治后期,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总在困扰着大家的思维和认知。但即便这样,太平天国在婚姻制度上的大手笔不得不让今天的我们佩服,让中国人骄傲,因为与西方比较,中国的结婚证书还是早出了很多年。

(作者系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太平天国的礼拜堂图